☞博客丛林

秋夜怕读书

王跃文

秋深之夜，清静微寒，最是读书的好时候。陆游多次写到秋夜读书，“青灯照空廊，重露滴高林。危坐读周易，会我平生心”，“白发无情浸老境，青灯有味似儿时”。秋夜读书，易得书中三昧。陆游“秋夜读书每以二鼓尽为节”，古时说的二鼓大致是夜里九点到十一点间。陆游是懂养生之道的，活到了八十五岁。我夜里读书却习惯到更晚，有时兴之所至，击节扼腕，欷歔长叹，不知东方既白。

我近来读书却兴味大减，对读书的意义越来越怀疑了。年轻时唯读书是崇，读书目的也很明确，无非求道解惑。有时是带着问题到书中去找答案，有时是已有答案仍要去书里求证，自然也有只为寻乐子读书的时候。我不爱读金庸，却读过他的《笑傲江湖》。华山剑宗元老风清扬传令狐冲剑法，教导他以无招胜有招，一切顺其自然，行乎其不得不行，止乎其不得不止。我读到此处，悠然心会：这岂不就是我想要的人生境界吗？茅塞顿开，喜悦之情不可言表。从此遇事便每每不想努力，竟然把风清扬的华山剑道冠之以我的“人生哲学”。如今想来，我其实在年纪轻轻时就做了个时时心虚的懒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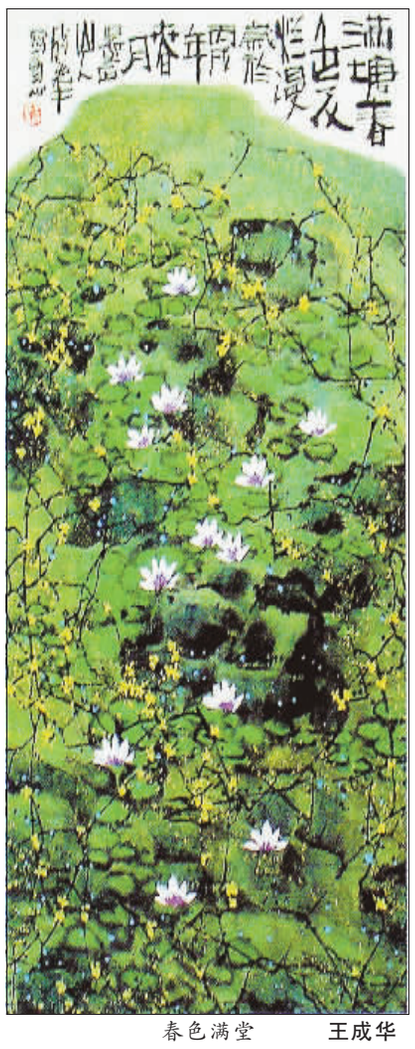
孟子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我却很长时间宁可信书，不愿信人。我似乎觉得，被书骗了只当玩输了一回游戏，而被人骗了却会十分难过。我现在也慢慢习惯被人骗了，但早些年我会处处疑人提防上当。有年秋天，正是菊黄蟹肥，妻打电话给我，喜滋滋地说：我买了几只大闸蟹，全是母的。我说：我敢肯定，全是公的。妻问：你怎么知道？我说：你不认得蟹的公母，肯定就全是公的。我回来一看，发现妻买的果然全是蟹和尚。妻说：我要那师傅全给我挑的母的呀！那人看上去很老实的。我说：有些人的话，你反着听就对了。说罢，我在纸上画着“团脐”和“尖脐”，告诉妻识别公蟹母蟹。

反着听话，有时就是管用。有年，我同朋友泛舟大理洱海，遇见一船鸬鹚。鸬鹚捕鱼早已久违，观之似有古趣。朋友是本地人，一时性起，想买几只鸬鹚养在自家水库里。渔翁说：母的贵些，公的便宜些。朋友说：我想买五只母的，两只公的。渔翁甚是憨厚的样子，拿竹篙点给我们看：这些是母的，这些是公的。说罢就提着鸬鹚脖子，一只只捉了过来。我突然来了“灵感”，忙说：我们只要公的，不要母的！朋友被我弄糊涂了，奇怪地望着我。不料渔家马上反悔，不肯做这桩生意了。朋友这才恍然大悟：差点儿上当了。

然而稍稍有了些经历，便知道被人骗总是免不了的，大可不必为此生气。反过来又觉得被书骗了有时会更惨。只要不是终身大事，被人骗不过一时一事，被书骗却可能误了一生一世。我现在总想自己胸无大志，得过且过，也许就因年轻时读多了老庄，却又只是一知半解。当然，这也许是个托词。

读书最可贵的是质疑，可真读起书来却很难做到。有些书未必就是好书，可读起来让人着迷。这些书有陷阱，你来不及质疑就掉进去了。等你清醒过来，却早被骗过一回了。

我近来总在读不读书间徘徊，难道自己越活越没了定性吗？欧阳修秋夜读书，闻有声自西南来，大呼“异哉”，而书童看到的却是“星月皎洁，明河在天，四无人声，声在树间”。欧阳修还在纵情悲秋，童子却早已“垂头而睡”，梦到爪哇国里去了。我少时读《秋声赋》，不懂欧阳子为什么要那样写童子，岂不是孺子不可教吗？原来能否听懂秋声，都在人生历练。童子年少，世事不谙，无忧无虑，怎能听出秋声的惨淡肃杀？我暂时还未到欧阳修写《秋声赋》的年岁，却有些害怕听出深夜户外的秋声了。此番心境，又是不宜读书的。



春色满堂 王成华

☞大家小品

凭吊李白墓

曲近

赶在第一届中国诗歌节开幕前的空当，前往当涂县境内的青山凭吊李白墓。对于一个读着李白诗歌长大的爱诗者来说，在有生之年能够亲眼目睹诗仙的最后归宿，近距离面对诗仙的灵魂，感受灵秀山水对诗歌的悲悯，沾一丝李白的仙气和诗歌的灵气，实在是一种作为诗人的自豪。在此，我要说：感谢上苍，感谢诗歌。

当我们来到李白墓园时，已经有一拨一拨的人先于我们在门楼牌坊前合影留念，估计都是参加诗歌节的与会者。

怀揣着一颗虔诚的爱诗之心，一颗对诗仙的崇敬之心，蹑手蹑脚地走路，小心翼翼地说话，生怕惊扰了熟睡的诗魂，更怕亵渎了诗的神圣。穿行在庄重肃穆的园区内，沉醉于太白碑林中，感受着浓浓的诗意氛围的浸染于熏陶，内心里一些潜伏已久的东西被深深触动，被激发和挖掘出来的思绪万千的感慨，让我觉得有很多话想说，却又不知从何说起。

还朴精庐 韩登安

碑林里收藏着毛泽东、于右任、鲁迅、郭沫若、林散之、启功等一代宗师们手书李白诗词的书法作品，堪称宝贵的艺术珍品。每读一块诗碑，就受到一次艺术熏陶与洗礼。特别是李白的那首《临终歌》，我是第一次见到，读得情绪激昂，热血沸腾。从这首诗中能够体会到李白一生的志向，他自命大鹏，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这才是大诗人的思想境界，精神气魄，也符合其心理特点和性格。然而，诗人却生不逢时，终生怀才不遇，没有施展抱负的用武之地，最终只能以一阕悲愤的《临终歌》作别人世。透过“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风余激兮万事，游扶桑兮挂石袂。后人得之传世，仲尼亡兮谁为出涕？”这首诗，我领略到了李白的豪气、志气、仙气和胸襟。

当最后穿过一条窄窄的甬道走近李白墓冢时，竟然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停下脚步调整了一下情绪，然后才慢慢走到墓碑前。此刻，我真有点不敢相信，这一堆黄土下静静躺着的难道就是诗仙李太白吗？墓冢是平地砌砖而起的壅土丘，没什么特别之处，只是墓碑的门楼一角被“文革”时所损毁，少了一个角，后来做了修补，但怎么看都显得别扭刺眼。据说墓碑上“唐明贤李太白之墓”八个字出自诗圣杜甫之手。不敢过多打扰安睡的诗人，我静静地双手合十做祈祷状，在墓前沉默了一分钟，想沾一沾诗仙的灵气。

不知同行的几位诗人此时作何感想？想必也是思绪万千，感慨不止呢。

与我们同时走近李白墓的还有一拨看样子是来自京城的文化官员，这些官员由地方官员陪同，还有媒体摄像记者跑前跑后地跟随。当大家都前往墓前近距离向诗人参拜时，唯独一官员站得远远的，尽管他对李白的生平侃侃而谈，了解一些李白的情况，但就是不肯近前，似乎在有意回避什么，忌讳什么。事后听人说，此乃职位较高的文化官员，十分忌讳李白生前终生不得志的命运结局，他是仕途中人，担心近前参拜李白会给自己仕途带来不利影响。实在是可恶至极。像这种满脑子装着迷信色彩的官员自然会被大家看轻，出门时人们都离他远远的。

☞新书架

新经典文库

邓楠

这套新经典文库系列，包括短篇小说集和中篇小说集两套图书，集中了文学领域当代最优秀作家的作品。短篇小说系列精选著名作家范小青、阿成、毕飞宇、格非、赵本夫的作品，如范小青的代表作《像鸟一样飞来飞去》、阿成的《上帝之手》、毕飞宇的《是谁在深夜说话》、格非的《戒指花》、赵本夫的《斩首》。中篇系列收入了阎连科、格非、林白、方方、迟子建的经典作品。有阎连科代表作《瑶沟人的梦》、格非的《不过是垃圾》、林白的《瓶中之水》、方方的《水随天去》、迟子建的《踏着月光的行板》。新经典文库本着“走进名家，阅读经典”的出版理念，一方面给普通读者提供了了解名家创作情况的途径，成为他们学习纯文学写作的范本；另一方面，每本书后面附着的作家作品资料，为研究者研究名家作品提供了全面、科学的素材和信息。新经典文库力求及时而又全面地反映中国及世界各国的优秀文学成果，作品豪迈中见真情，温婉中见力量，是一套兼具旷达、精致、清婉的经典精品系列书。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太行深处（水粉画） 高复兴

☞郑州风物

风味面条

王瑞明 利宝生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到80年代，郑州饮食市场上就出现过各地不同风味的面条餐馆，现今这些餐馆虽然大都不见踪影了，但各种风味面条，至今还令老郑州人难以忘怀。

红烧牛肉面。是碧沙岗市场马豫兴鸡鸭店的兼营品种。牛肉经下锅煸炒，大料煨烧，使其肉烂、色红、汁浓、味正，浇入面中，自有一番味道。

银丝面。是广州酒家的风味。银丝面是用鸡蛋和面，面条细如银丝，配以高汤，爽滑利口。银丝面与广州云吞面合二为一，一碗两味，别有广州风味。

浇卤面。属上海风味，由位于西郊的上海菜馆经营，面条中掺少许碱、盐，使面条筋韧、耐煮，其品种有大肉面、猪干肉、辣酱面、排骨面、鸡块面、鱼片面等。每种面浇的卤一碗一做，原汁原味，享有盛名。

担担面。属四川风味。该品种面筋，味麻辣，经济实惠，引进郑州以后，在福寿街中段开一担担面馆，崭露头角，销路很好，很快传遍四面八方。

刀削面。属山西风味。1956年在花园路市场有一刀削面馆，制作的削面用宽汤小块炖猪肉浇拌，或用炸酱或麻酱拌食，深受欢迎。

延吉冷面。1981年从吉林省延吉引进郑州的一种朝鲜族食品，在西太康路开一延吉冷面馆。面条熟后，过冷水捞进碗里，放入牛肉片、苹果片、芝麻仁、浇入冷冻高汤，口味清凉，别具特色。

伊府面。该品种传说系衙门派膳食，制作精细，鸡蛋和面后轧成宽三分的面条，下油锅炸，然后高汤下面，高档配料有：海参、鱿鱼、海米、木耳、玉兰片、黄花菜等，味道鲜美，营养丰富，颇受群众喜欢。

谭豆花面。是四川风味，1978年引进郑州。在火车站附近“吃吃看”小吃店经营，此品种是在碗里先放入小半碗豆腐脑，再放入现煮的面条，然后放辣椒红油、味精等作料，确另有一番风味。

龙须面。位于二七路长春饭店的“龙须面”，因一碗中有面条和面片包肉，面条似蛟龙盘卧；面片包肉犹如只只睡虎，龙虎相聚。它用高汤下面，配以齐全作料，汤鲜味美，为广大顾客所称道。

浆面条。许多小饭摊上卖的浆面条（又叫粉浆面条），因稍带酸味，余香满口，是一种特有的风味面条。深受中老年人的喜爱。

☞绿城杂俎

古代的洗澡堂

夏吟

洗澡在我国已有很悠久的历史，早在3000多年前的殷商时期，甲骨文中已有记载。不过，当时不叫洗澡，而叫“沐浴”。“沐”是指洗脸，“浴”指擦全身。据《礼记·内则篇》记载：“子事父母，五日则火覃温请浴”。火覃温请浴，即烧好热水请父母洗澡，古人洗澡所用的器物叫“鉴”，是盛水的器具，即浴盆。我国最早出土的楚怀王“战国双龙蟠夔纹鉴”，就是一件最早的古代浴盆。另一件“虢季子白盘”浴盆，其年代已晚了346年。

《周礼》中已有“王之寝中有浴室”的记载。但是，把洗澡的场所称之为堂（即浴室）的，当推东晋石虎时修建的“焦龙温池”。用玉石作堤岸，琥珀作罐。因它用烧红的铜龙投入水中加热，故谓“焦龙”，又称“清嬉浴室”。唐代，浴室就已很普遍了。当时京师长安武德门、朱雀门一带，就出现过“浴室殿院”一条街。杨贵妃沐浴华清池被传为历史佳话。

宋代吴曾的《能改斋漫录》中，有“公所在浴处，必挂壶于门”的记载，说明宋代的公共浴室还挂有招徕顾客的标志。并且当时已有代客擦背的专职服务人员。苏东坡《如梦令》词里就有“寄词擦背人，昼夜劳君挥肘”的描述。

到了明代，江南一带的浴室作了较大的改进，浴室里用白石砌地，拱形砖顶，地下设数口大锅，池与池相通。水烧沸后，有专人将冷热水搅动调温，多曰“混堂”。到了16世纪，我国的公共浴室就相当普遍了。

桑拿浴在我国的历史也很悠久，早在春秋时代，赵国国王曾下令将成千块烧红的大铁块投入水池中，产生大量蒸汽，然后他与众妻妾在蒸汽池中嬉戏。元朝的忽必烈在称帝之前，在一次征战中，累晕倒在战场，他的手下人把一块大石头烧得通红，然后往石头上浇水，产生蒸汽，接着把这个冒着热气的石头抬到忽必烈身旁，据说这样可以促进血液流通。这些做法实际上就是桑拿浴的初级形式。

柳玎说：卢东啊，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

卢东说：可是，对一个孩子而言，没有完整的家庭，就永远不能有完美的幸福。

柳玎说：有了完整的家庭，就有完美的幸福吗？

卢东说：当然啊。

柳玎说：卢东啊，残缺是真实的，幸福是虚构的。

坐着的卢东忽地站了起来，说：柳书记……我真的特别特别喜欢——听你说话……好像听妈妈说话一样……每当我跟你在一起，我就安心，你真好。

柳玎动也没动，笑了笑说：哈，给你当妈妈，我有那么老吗？

卢东说：我不是这个意思，我……

柳玎看了卢东一眼，从镇纸下拿出事先写好的欠条，说：你再看看有没有什么疏漏。

卢东有些尴尬，随便对着欠条扫了一眼，说：您这是干吗啊……

柳玎说：卢东，明算账友谊长，姐姐是很想永远有你这个弟弟的。

14

何香茗这一段是疯狂地喜欢爱情故事的，那些关于爱的点点滴滴蛛丝马迹总能轻扣她的心扉，春风一样拂散她的浓情。

香茗被梦中的甜蜜惊醒，醒来的时候还一脸笑容。身边的赵大庆和何香茗正好相反，半坐半躺，靠着床板，皱着眉头，左手捏着右手，把骨头捏得嘎嘣嘎嘣响。

香茗收敛了梦中的微笑，佯装翻身，转到大庆看不到的一方睁大双眼重温鸳梦。赵大庆怎么了，难道是听到了我的梦话？我说梦话了吗？香茗不安，也睡不着了，又不敢翻身，只能装睡，装睡比装笑装哭装病装傻都痛苦，不一会儿，香茗的脑袋就嗡嗡作响，像被套了个紧箍咒一样难受异常。最后，香茗决定围绕一个主题胡思乱想来平复装睡带来的痛苦，那就是——

什么是爱呢？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

香茗想起了《圣经》里面的一段话。上大学的时候，她和柳玎为了应付学校布置的作业，一起去搞社会调查。在一个幽静的胡同里，发现了一座不算高大却非常古朴的教堂。她们推开暗红色的大门走了进去，正赶上众多教友在异口同声地吟唱这首圣歌。

有那么一段时期，香茗是很想做一名基督徒的，领了圣经，也去了几次教堂。后来，终于发现自己根本不是一个应该有信仰的人。比如现在，她的身体挨着与她同床共枕的丈夫，而她的心却挨着另一个本不相干的男人。她不包容，她不相信，她不盼望，她更不能忍耐。她唯一擅长的就是想入非非，想那些不该想的事情。这样的女人，配有什么信仰呢。比起她，柳玎倒更像是一个有信仰的人。平静淡泊，无为而治，心里装着一切，一切又难以影响她的心。一时间，香茗真想变成柳玎算了。

何香茗为爱情着迷，可是，她永远都是心在爱情之内身在爱情之外。从老张到赵大庆，从赵大庆到封之意，从封之意到——下一个会是一位什么样的男人呢？

她的脑海中忽然闪现出陈全的身影。

于是，何香茗又一次开始了想入非非。她想，下一个应该是像陈全那样的荷尔蒙男人，让她欲仙欲死的荷尔蒙男人。

当然，最好是这样的一个荷尔蒙男人——能赚钱，像赵大庆那样，让她的钱包里有花不完的钞票；懂艺术，像封之意那样，让她的生活充满情趣；有激情，像陈全那样，让她潮起潮落，忘情又忘我……

虚构完这样的一个男人，香茗就有些羞愧，有些黯然。在黯然和羞愧中结束了装睡，真的睡着了。很快，她又突然醒来，醒来时发现自己正在剧烈地咳嗽。她睁开眼睛，发现天已经亮了，赵大庆正站在窗边回头看她，同时快速地把一支烟捻灭在烟灰缸里。

在何香茗的记忆中，赵大庆从来没有过这种吞云吐雾的形象。

大庆坐在香茗身边，抚了抚香茗的脸蛋，说：没事儿，睡不着起来抽支烟。香茗说：没事儿怎么会睡不着？大庆说：年纪大了，褪黑素分泌水平下降，睡不着很正常。香茗笑了，说：嗬，还挺相信科学呢。赵大庆说：不信科学信什么啊，如果人人都能相信科学，这世界就会到处是美好了……

27

连载

其实，在19世纪中叶的美国，关于奴隶制的争论是经济利益第一，道德问题第二。当时的南方经济支柱就是棉花种植产业和奴隶制，如果废除奴隶制，农场主就不得不按白人劳动力的市场价格支付工资给原来的奴隶，那么整个产业就会陷入亏损，社会经济结构势必崩溃。

与罗斯柴尔德家族有着极深渊源的德国首相俾斯麦说得透彻：“毫无疑问，把美国分成南北两个实力较弱的联邦，是内战爆发前早就由欧洲的金融强权定好了的。”

其实“伦敦、巴黎和法兰克福轴心”的银行家们正是美国南北战争的幕后黑手。

为了挑起美国内战，国际银行家们进行了长期缜密而周详的策划。在当时的南方，到处都是英国金融家的各类代理人，他们和当地的政治势力共同策划脱离联邦的阴谋并炮制各种新闻和舆论，并最终成功地把奴隶制问题催化成南北双方水火不容的尖锐矛盾。

1859年秋，法国著名银行家所罗门·罗斯柴尔德（詹姆斯·罗斯柴尔德之子）以旅游者的身份从巴黎来到美国，他是所有计划的总协调人。他在美国南北奔走，广泛接触当地政界、金融界要人，不断地把收集到的情报反馈给坐镇英国伦敦的堂兄纳萨尼尔·罗斯柴尔德。所罗门在与当地人士的会谈中，公开表示将在金融方面大力支持南方，并表示将尽全力帮助独立的南方取得欧洲大国的承认。

国际银行家在北方的代理人，是号称纽约“第五大道之王”的犹太银行家奥古斯特·贝尔蒙特。他是法兰克福罗斯柴尔德家族银行的代理人，也是该家族的姻亲。他在1837年被派往纽约，由于大手笔吃进政府债券，很快便成为纽约金融界的领袖级人物，并被总统任命为金融顾问。奥古斯特代表英国和法兰克福的罗斯柴尔德银行表态，愿意从金融上支持北方的林肯。

在战争爆发初期，南方的军事进攻节节胜利，英法等欧洲列强又强敌环伺，林肯陷入了极大的困境。银行家们算准了此时的林肯政府国库空虚，不进行巨额融资战争将难以为继。

银行家们向林肯总统提出了一揽子融资计划并开出了条件，当听到银行家们开出的利息要求高达24%~36%的时候，惊得目瞪口呆的林肯总统立即指着门让银行家们离开。这是一个彻底陷美国政府于破产境地的狠招，林肯深知美国人民将永远无法偿还这笔天文数字的债务。

林肯的货币新政

没有钱就无法进行战争，而向国际银行家借钱无疑是把绞索往自己脖子上套。林肯苦思冥想解决方案。这时，他在芝加哥的老友迪克·泰勒给林肯出了一个主意——政府自己发行货币！

“让国会通过一个法案，授权财政部印发具有完全法律效力的货币，支付士兵工资，然后去赢得你的战争。”林肯问美国人民是否会接受这种新货币，迪克说：“所有的人在这个问题上将别无选择，只要你使这种新货币具有完全的法律效力，政府赋予它们完全的支持，它们将会和真正的钱一样通用，因为宪法授予国会发行和设定货币价值的权力。”

林肯立即让迪克筹划此事。这个石破天惊的办法打破了政府必须向私人银行借钱并付高额利息的惯例。这种新货币使用绿色的图案以区别于其他的银行货币，史称“绿币”。这种新货币的独到之处在于它完全没有金银等货币金属做抵押，并在20年里提供5%的利息。

在内战期间，由于这种货币的发行，政府克服了在战争初期严重缺乏货币的状况，极大和高效地调动了美国北方的各种资源，为最终战胜南方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在整个南北战争期间，林肯政府一共发行了4.5亿美元的新货币。这种新的货币机制运行得如此之好，以至于林肯总统非常认真地考虑要把这种无债货币（Debt Free Money）的发行长期化和法制化。而这一点深深地刺痛了国际金融寡头的根本利益。如果所有政府都不用向银行借钱而“悍然”自己发行货币，银行家对货币发行的垄断将不复存在，银行岂不是要喝西北风了吗？

英国政府和纽约银行协会愤怒地表示要实施报复。1861年12月28日，他们宣布停止向林肯政府支付金属货币。纽约的一些银行还阻止了黄金储蓄者提取黄金，并宣布撤销用黄金购买政府债券的承诺。美国各地银行纷纷响应，他们跑到华盛顿向林肯总统提出变通方案，建议仍然采取过去的做法，把高利息的债券卖给欧洲银行家们；把美国政府的黄金存到私人银行作为信贷发放的储备，银行家好大发其财；美国政府向工业部门和人民征税去支持战争。

10